

程

東坡續集卷第十一

書

上神宗皇帝書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  
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  
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  
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  
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  
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  
而陛下巍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止天下而聽於

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以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敵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後使小民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

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臣散則為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人心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不可追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詎敢肆其冒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

弭衆言格伯石以安臣室以為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惟商鞅变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固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桓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大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

劫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年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意而度朝廷遂以為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宣傳百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

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剋兵吏廩祿  
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  
一出民且狼顧 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  
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  
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  
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  
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  
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  
也正名乎今 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  
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賄人人必不

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  
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  
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  
而入江海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  
故臣以為去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  
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  
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  
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  
而不罷 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  
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

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  
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  
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  
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  
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  
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  
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 陛  
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 陛下與  
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  
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籒者共

遷速者有始有本自可 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  
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 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  
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 曰謀及卿士至于庶人合  
時大同乃底元吉若逆 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  
自宰相大臣既以辭免 為則外之議論斯亦可知  
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 此自污而 陛下獨安受其  
名而不辭 非臣愚之 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  
富國之効茫如捕風 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五  
千耳以此為術其誰 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  
武遺綉衣直指桓帝 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

行出於無術行此下  
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  
當時責成郡縣未嘗  
命臺使督之以至蕭  
詭極言其事以為此  
縣威福便行駁迫郵  
生唐開元中宇文融  
九人並攝御史分行  
流揚瑒皇甫璟楊相  
得之八十餘萬皆州  
校百官集議都省而  
追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始  
齊此弊不韋故景陵王子良  
寺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  
得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  
矣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  
八下招携戶口檢責漏田特張  
知皆以為不便而相結罷然雖  
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  
卿以下懼威勢不敢異辭

下今讀之觀其所  
相望朝廷亦旋與  
數歲是非較然臣恐  
尤不適宜事少而台  
則人多不服或致侮  
為功必須生事以寒  
然人臣事君之常情  
意好動而惡靜好同  
恐陛下赤子自此  
皆知其難何者汴水

而廷為否近者均稅寬恤冠  
非而天下至今以為誅魯未  
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造  
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  
以以興爭事少而負多則無以  
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  
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  
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  
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  
河天自主民以來不以種稻春

人之詩曰涇水一石，八泥教斗且溉，且糞長我木，黍  
何嘗曰長我稷，稻耶。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縮必用  
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一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言，  
即使相視地形，萬一  
意與作上靡帑，廩下在  
農時堤防一開，水火故道，雖  
食議者之內，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  
利益略盡矣。今欲鑿空  
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  
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  
下劃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  
中酬勞大則量才錄用。  
使許中奏替換賞，可謂重  
以故原若行力不辦。

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司誤  
與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  
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  
踈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  
過鷄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湏且為與役何則格  
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  
陂廢堰多為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水業苟欲興  
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  
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  
舊業以為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



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  
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川之必用舟航地之必用  
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  
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行此而欲措之天下是  
猶見燕晉之粟粟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  
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克衙前額直雖有長役  
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  
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  
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大甚  
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大平之感觀 陛

下試慮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  
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  
軍常半天下不知在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  
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  
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而所  
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  
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揚  
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歛之  
數以立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  
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

於常稅之外別出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  
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忠  
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  
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  
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  
相之子不免成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  
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  
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  
事勢當耳何名後之且一歲之成不過三日三日之  
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

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  
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  
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也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  
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苛  
非大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似之數歲  
則必成丁而就役若死而後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  
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  
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  
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  
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

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貢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事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蓋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尺如治平之初棟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未不成邊者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論議已搖或已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

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谷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觚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斛一作之一作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惠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種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亦問人人知陛下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

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  
樂為布帛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  
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  
望 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費人  
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  
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  
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  
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徒貴就賤用近易遠  
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取動  
少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

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  
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  
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  
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  
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  
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  
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簿有所獲而征商之  
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以  
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  
指為勞績 陛下以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

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 陛下天機洞照聖略  
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  
恐天下以為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  
幾萬一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鄴生謀  
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  
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  
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  
無我 陛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  
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  
初 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

行險僥倖之說 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  
逞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  
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  
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  
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  
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  
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  
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  
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  
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

亦必以此察之齊之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  
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  
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  
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以元帝斬郵支朝呼韓功多於  
武宣久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力  
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臣願陛下務崇  
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  
陛下宮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以  
一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  
大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厄羸而

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厄羸而無害  
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  
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  
之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藏和平而壽  
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  
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一作僵仆無  
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  
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  
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  
不肯以彼而易此者願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叅

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秦甚或  
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  
晏為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  
相師成風德宗即位擢崔祐甫為相祐甫以道德  
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  
幾正觀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僥  
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  
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  
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  
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

天下如喪考妣杜稷長遠終必頽之則仁祖可謂知  
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  
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  
以圖一切速成之効未享其利流風已成且大時不  
齊入誰無過國君舍垢至察無徒若堊下多方包  
容則人才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  
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  
哉漢文欲用虎圈畜夫釋之謂利口傷俗今若以口  
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  
能文以矯不仕為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

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為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况其他乎世常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文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群臣豈無賈生之比三

表五餌人知其跡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常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是錯尤號刻薄之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嘉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夫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守其分不敢操末今君多開張



進之門使有異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  
既不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恨使天  
下常調舉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  
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存更險  
阻計折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  
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  
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負多  
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  
奪已甚則拙者迫棼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  
歲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

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  
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  
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  
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  
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  
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  
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清淨為心使姦無所  
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  
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  
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好臣指

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立法以救弊國家賦籍惣於計者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按今則似內重共惟祖宗所以預圖而深計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起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節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擢用臺諫固未能皆賢所言

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借其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下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繫臺諫亦繫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樞親之議本非人主

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  
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  
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  
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不能  
振起臣恐自茲已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  
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  
君也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  
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大過以為鄙夫  
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受蒙恬之奪其  
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愛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

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  
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乎居必常有忘軀  
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  
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  
下亦曰殆哉君子知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  
羹同如濟水故孫賓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  
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  
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  
事盡善導亦歛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史  
唱迭如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

緣得以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  
敢歷詆新政苟為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  
上子條式脩完器械閱習鼓旗等 陛下神算之至  
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詞然至於所獻三  
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  
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  
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桀靈當時人若曾  
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為笑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  
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

則 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矣以  
職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  
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 陛  
下必不為此何也臣天賦至愚薦於自信向者與議  
學校貢舉首遺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  
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今政  
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 陛下  
生知之 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  
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大銳聽言大廣又俾述其所以  
然之狀 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

之狂愚非獨今日 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誡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戒無復言者是以致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 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吐其說惟 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續添

上皇帝書 徐州上

臣以庸材備負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為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 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 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鉅竭則壘趾膺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甚因為 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覓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

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  
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  
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  
騶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宿麥一熟  
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  
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  
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礮木砲石凡戰守之具  
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  
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為剽掠小不適意  
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為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

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  
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  
以成俗魏大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  
與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  
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邪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  
國監自古為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  
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為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  
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為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  
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  
民皆善鑠散冶戶之財以哺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

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  
有不守之憂矣使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  
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  
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  
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  
一家東北二冶皆為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  
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  
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為利國監之捍彜今三十六冶  
冶各百餘人採鑛歲多飢寒亡命疆力驚恐之民  
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

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卻仇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  
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  
得殺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為盜所擬久矣民皆知  
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為除近日  
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  
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散惡又城大而兵少  
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  
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  
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  
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為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

以為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卒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為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為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為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無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為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

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即行徃反常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為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故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為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募年士皆飽煖練熟技藝第為諸郡之寇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



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  
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十石長吏安官樂  
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  
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  
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  
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橫吏士臨難莫  
肯伏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意取  
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  
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  
伺其過失下有吏民待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

志不失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  
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為五路之士別開仕  
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  
補或至二千石入為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  
得士為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  
嗇夫丙吉出於獄史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  
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  
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為之往往積  
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  
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

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  
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  
鯢鱓為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  
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  
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  
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而用者不可刑故臣願  
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  
職皆取人材心力充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  
補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  
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長吏得薦其才者

第其功閱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  
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  
之士漸出於此途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  
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  
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  
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  
盜賊蠡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  
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為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  
陛下縱能容之必為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  
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

不赦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  
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  
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  
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  
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  
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  
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  
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

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  
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  
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  
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  
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  
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  
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成役之  
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  
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就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  
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

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  
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  
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  
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  
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  
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  
能誅滅疆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  
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  
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  
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凌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

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已裕人幾至刑措  
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  
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  
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  
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  
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  
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  
故曰勝則變遷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  
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隋偷  
兵草朽純元吳乘閒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

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  
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  
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  
錫勇智意在富彊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俟鄰國羣  
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殆臣執國命者  
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  
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  
計既而薛向為橫山之謀常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  
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  
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而天怒人怨邊兵遂叛

陛下為之肝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  
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志而不直陛下  
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深故使兵出無  
慮惟聖意然殘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  
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孽於梅山熊  
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被殺已降俘累老弱困弊  
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  
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  
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瘞毒死者十五而六  
路之人斃於輸送資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別兵

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  
乞捷銳氣方盛 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  
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  
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  
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魏鉤  
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 陛下必  
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 陛下必  
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割鱗魚鼈以為膳羞食  
者甚美見食者甚苦使 陛下見其頭可於樞牙之  
下宛轉於刀口之側雖 陛下之美必將投筯而不

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 陛下將  
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則既勝之後禍  
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任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  
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  
掃也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  
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  
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並起京東河北尤  
不可言若軍事一興積歛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  
為大盜無以自全遺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  
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

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薦臻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與事不已譬如人子行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誅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救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民無為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下

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太祖破滅群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諫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法迄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而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且勿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比日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者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

用武執勞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  
陛下即至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  
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  
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  
且死日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  
察之

上皇帝書

臣軾謹昧死再拜皇帝陛下臣伏以今月初五日南  
至文武百僚入賀所以賀一陽來復也謹按易復卦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說易者曰乾六陽之氣也為十一月為十二月為正  
月為二月為三月為四月而乾之陽復矣陽極則陰  
生陰生則夏至矣坤六陰之氣也為五月為六月為  
七月為八月為九月為十月而坤之陰極矣陰極則  
陽生陽生則冬至矣自太極分為二儀二儀分為四  
象四象分為十二月十二月分為三百六十五日五  
日為一候分為七十二候三候為一氣分為二十四  
氣上為日月星辰下為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不出此  
陰陽之氣升降而已惟人也全天地十干之氣十月  
而成形故能天能地能人一消一息一呼一吸晝夜



與天地相通差舛毫忽則邪沴之氣干之美故於冬  
至一陽之生也五陰在上五陽在伏而一陽初生於  
伏之下其氣至微其兆細縕可以靜而不動可以畜  
養而不可以發宣故乾之初九爻曰潛龍勿用孔子  
曰陽在下也言陽氣方潛於下未可以用也先王於  
是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關者門戶所由以關  
闕也商旅者動以利心也后者凡居人上者謂之群  
后所以治事者也方者事也門戶不閉則微陽閉而  
不出也利心不動則外物感而不應也方事不省則  
視聽收而不發也先王奉若天道如此之家用之於

國則安靜而不勞用之於身則冲和而不竭昔者伏  
羲神農黃帝堯舜皆得此道臣敢因至日以獻伏乞  
聖慈留神省覽實社稷無疆之福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  
軾往歲官岷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為  
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  
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  
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為力致一  
官軾私心以為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

任官耳今年正月執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  
訊其家而傳在至長安見執於傳舍道其飢寒窮苦  
之狀以為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  
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  
先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一作世人皆公之賜執  
既為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  
為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  
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  
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飢寒要不可使在泥塗中此  
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

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執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  
相與出錢賻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  
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  
繹學士當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  
之執且歛衆人之賻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  
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為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  
獲當獻諸公工冒左右無任戰越

上王兵部書

荊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  
盛名作牧於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于左右者

乎聞之曰騏驥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  
動其足如無所著升高而不輕走下而不軒其伎藝  
卓絕而效見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  
不知其相而責其技也夫馬者有昂日而豐臆方蹄  
而密睫捷乎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兔遠望自  
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者飄忽騰蹕去而不  
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衢一目而眇  
之聞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技盡矣何者其相溢  
於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於  
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

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夫軾西州之鄙人而荆之  
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於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  
治以求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  
易踈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  
一縣三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致  
致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將  
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  
進之門者亦徒以為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  
一目之眇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  
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遊魏自魏無所不遊恐

他日以不見執事為恨也是以不敢不進不宣軾再拜

與劉宜翁書

軾頓首宜翁使君先生閣下秋暑竊惟尊體起居萬福軾久別因循不通問左右死罪死罪愚闇剛褊仕不知止白首投荒深愧朋友然定命要不可逃置之勿復道也惟有一事欲謁之先生出於迫切深可憫笑古之學者不憚斷臂剜眼以求道今若但畏一笑而止則過矣某齟齬好道本不欲婚宦為父兄所強一落世網不能自適一一念忘此心也今遠寓

荒服負罪至重無復歸望杜門屏居寢飯之外更無一事肯中廓然實無荆棘竊謂可以受先生之道故託里人任德公親致死懇乞之至人本不吝惜道術但以人無受道之質故不敢輕付之某雖不肖竊自謂有受道之質三謹令德公口陳其詳伏料先生知之有素今尤哀之想見聞此欣然拊掌盡發其秘也幸不借辭費詳作一言付德公以授程德孺表弟今專遣人至惠州路遠難於往返咨問幸與軾盡載首尾勿留後段以俟憤懣也或有外冊已成可助成梨棗者亦望不惜分惠迫切之誠真可憫笑矣夫心之精微

口不能盡而况書乎然先生筆端有口足以形容難  
言之妙而執亦眼中無障必能洞視不傳之意也但  
恨身在謫籍不能千里踵門北面樞衣耳昔葛稚川  
以丹砂之故求向嶠今先生儻有意乎嶠南山水奇  
絕多異人神樂先生不畏嵐瘴可復談笑一遊則小  
人當奉杖履以從矣昨夜夢人為作易卦得大有上  
九及覺而占之乃郭景純為許邁筮有元吉自天祐  
之之語遽作此書庶幾似之其餘非書所能盡惟祝萬  
萬以時自重不宣

上王刑部書

